

陈可荣 著

第三卷 此恨绵绵

星河风月

羽后题



中华文化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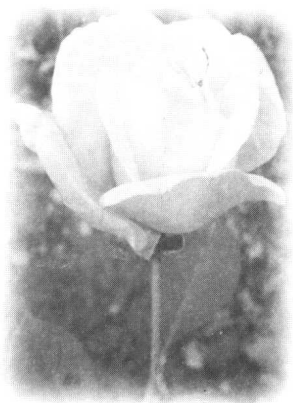
迷 河 风 月

第三卷 此恨绵绵

陈可荣 著



中华文化出版社



书 名：迷河风月（第三卷 此恨绵绵）

作 者：陈可荣

出版者：中华文化出版社

地 址：香港九龙顺利邨利康楼 841 室

国际统一书号：ISBN 962-568-140-1

2004 年 9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

32 开本

定 价：全套港币 168 元

目 录



第三卷 此恨绵绵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474 | 第九十九章 | 黑夜茫茫荒原无路 相濡以沫大漠有情 |
| 1490 | 第一〇〇章 | 笔杆子上班饥肠辘辘 吃干队下乡气势汹汹 |
| 1502 | 第一〇一章 | 张秋原凛然救难友 佟江东正义薄云天 |
| 1513 | 第一〇二章 | 莫菁菁风雪探亲 张秋原踟躇入狱 |
| 1527 | 第一〇三章 | 没青龙难压白虎 白石爹腌肉救孙 |
| 1541 | 第一〇四章 | 误入歧途记者被扣 呼天抢地百姓申冤 |
| 1557 | 第一〇五章 | 月落山城霜满天 黑灯月影对愁眠 |
| 1570 | 第一〇六章 | 刑讯中书生忠诚落圈套
大墙内红颜意外会亲人 |
| 1583 | 第一〇七章 | 商亮请缨调粮援外省 主席访贫问苦作调研 |
| 1604 | 第一〇八章 | 说真话十年浩劫埋祸根
脱险境白猫黑猫救航船 |
| 1615 | 第一〇九章 | 大将军吴家花园上书 老头子歌舞晚会发怒 |
| 1627 | 第一一〇章 | 红旗县书记伏法 高原人满意称心 |

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640 | 第一一章 | 世上都说美人好 美人自有美人难 |
| 1653 | 第一二章 | 秀缙剖心沥血明心迹 刘波落难狱中会旧友 |
| 1667 | 第一三章 | 梁秀缙奉调深宫当教习
关宏达美人面前献殷勤 |
| 1681 | 第一四章 | 千里边陲刘波接粮票 咫尺京城宏达表真情 |
| 1695 | 第一五章 | 殷勤鸿雁两地传书 痴情哥哥万里寻妹 |
| 1709 | 第一六章 | 惊梦一场美人痛苦定归宿
绕树三匝凤凰究竟落谁家 |
| 1729 | 第一七章 | 刘波重病弥留高墙 西岭宋文死里求生 |
| 1747 | 第一八章 | 不期而遇湘莲会亲人 有备而来宋文出虎口 |
| 1758 | 第一九章 | 千里迢迢宋文哭母 万般无奈舅舅逐客 |
| 1770 | 第二〇章 | 流浪汉纵情游览大观楼
老牛筋誓死不吃公社粮 |
| 1785 | 第二一章 | 火烧眉毛托朋择婿 绝处逢生宋文成亲 |
| 1798 | 第二二章 | 阶下囚谭西岭纵论时局
山大王柳元麟盛宴嘉宾 |
| 1816 | 第二三章 | 越红线秦基伟奔袭金三角
设口袋柳元麟大败缅甸军 |
| 1829 | 第二四章 | 保外就医表姐妹庆重逢
剃刀边沿探索美人堕深渊 |
| 1842 | 第二五章 | 黄泉回头刘波命不该绝
夫妻咀嚼秀缙晓义动情 |
| 1858 | 第二六章 | 外线作战主席被动变主动
中苏交恶英雄归国动京城 |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874 | 第一二七章 | 高戈受宠荣上凌霄阁 小芬应约夜访春藕斋 |
| 1888 | 第一二八章 | 王夫人菊香书屋探病 两主席中央会议操娘 |
| 1898 | 第一二九章 | 学桃园梁秀缙扎根光棍村
搬石头工作队发狠整干群 |
| 1915 | 第一三〇章 | 慰同窗高小芬临别赠诗
育桃李梁秀缙初萌宏愿 |
| 1926 | 第一三一章 | 明修栈道主席布置战场
暗渡陈仓林彪调兵入关 |
| 1943 | 第一三二章 | 试锋芒高戈初进钓鱼台
破四旧王卫东打砸抢抄家 |
| 1959 | 第一三三章 | 腥风血雨文明校园变魔窟
光天化日天安门前演兽行 |
| 1972 | 第一三四章 | 阅文献小芬瞠目结舌 迎嘉宾唐婉欢天喜地 |
| 1986 | 第一三五章 | 荧屏上下唐婉训子呕心沥血
红墙内外高戈指挥呼风唤雨 |
| 2001 | 第一三十六章 | 江女王鼓吹文攻武卫 谢部长默许红色恐怖 |
| 2018 | 第一三七章 | 红卫兵恋情禁果变苦果 婚变家庭爱人成敌人 |
| 2030 | 第一三十八章 | 晴天霹雳情人翻脸 昏天黑地女儿掏心 |
| 2044 | 第一三九章 | 血染神州无绿土 寒凝大地刮腥风 |
| 2056 | 第一四〇章 | 书生越狱生死劫 弱女抗暴遭蹂躏 |
| 2071 | 第一四一章 | 匹夫冲天一怒火烧连营
重犯冒名顶替鱼归大海 |
| 2086 | 第一四二章 | 龙庭虎斗惊心动魄 一代枭雄折戟沉沙 |

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2103 | 第一四三章 | 患难师生晚年结同心 一代伟人千古唱长恨 |
| 2126 | 第一四四章 | 乌云过去宋文二次成家
丽日重照玉丹千里寻夫 |
| 2150 | 第一四五章 | 一念之差有情人未成眷属
叩拜泰山刘波重访古镇 |
| 2169 | 第一四六章 |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|
| 2184 | 第一四七章 | 闹洋洋星级宾馆迎贵宾
乐融融英雄狗熊会羊城 |
| 2199 | 第一四八章 | 流水落花春去也 此恨绵绵无绝期 |
| 2227 | 后 记 | |



第九十九章

黑夜茫茫荒原无路 相濡以沫大漠有情

轰隆隆，轰隆隆，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，后半夜他们在一个黑灯瞎火的小车站下了车，焦大年很想看清火车站的名字，但是没有灯光，也就不去管它了。

两分钟之后，列车隆隆开走了，这时在朦胧的月色下，人们才看见这个火车站的轮廓，一排四间小房子，连值班室、候车室都包括了；站前只有两股轨道，仅可以在此错车，这是焦大年见过的世界上最小的火车站了。

领队的是省委组织部和公安厅的两位“护送”的干部，这些都是焦大年和黄海波的下属，一路上对他们还算客气，火车上为他们的水壶灌开水，下车之前还向他们交代，下车之后要走十多公里路，没有水喝，因此要特别珍惜这壶开水。

下车后“护送”干部把他们集合起来，没有训话，只简单地交代几句，叫大家带齐行李，便命令背上背包开路了。

月色下，看不清沿途地形，好象没有地物，脚下是松松的沙土，似乎是丘陵，有斜坡，有谷底，但没有高山。焦大年不

好问是什么地方，只好跟着队伍走。

冬天的风从朔北吹来，初起程时有些刺骨，走了一段之后便浑身发热了。

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，他们全是中年以上的干部，虽然背上的背包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但他们都是有经验的行军者，他们把行李精简到最低的限度。没有人能弄得清他们的履历和文化程度，这里既有长征过来的老干部，也有三十年前入党的大学教授，他们来自省级机关的各个部门，现在被护送着向一个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地方走去。他们如今虽然身陷囹圄，成了大大小小的彭德怀，但是仍然有说有笑，特别是独臂的人大主任黄海波，他一开口便引来大家的笑声，他说这沙土路使他想起打榆林的时候，彭总命令他们用迂回包围战术，一天一夜赶二百里路，沙漠地方走一步退半步，把大家走苦了，有的边走路边打盹，小便都是边走边撒，有一次，他蹲在路边倒沙子系鞋带，觉得脖子上热乎乎的，用手一摸，竟是被一个半睡的小战士撒了一脖子的尿。

队伍哄的一声笑了起来。

启明星升起，东方放白了，大地露出了原形，原来这是一片广大无垠的黄色的沙丘，沙丘起伏着伸向远方。焦大年明白了，他们来到了大沙漠的边沿。

沙漠的荒凉是惊人的，在一望无际的地面上竟找不到一棵树木，也无任何植被，有些地方疏疏落落地长着一两簇灰绿色的像盆景般的東西，那是苦涩无比的骆驼的食物——骆驼草。

冬天的太阳特别慵懒，早晨八点多钟了才慢慢从东南角上爬出地面，又红又大，像儿童的画。它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一些欢欣，万顷沙浪上托出这轮红日，宣告荒原白天的开始。远处一缕孤烟升起，增加了人们的好奇心，在一莽平沙之下，竟

然还潜伏着人类这个万物之灵呢！走近了，越来越清楚，炊烟起处，有一根不高的竿子，可以确定无疑了，那是接收无线电广播的天线。目的地终于到达了，这就是省级机关干部的场所（大家习惯省去改造二字）——石膏矿了。

提起石膏矿，焦大年和黄海波都知道的，这个矿位于大沙漠的腹部，但边沿延伸至铁路线上，这是个很大的矿藏，中间还夹杂着水晶、水银、宝石等贵重矿脉，因国家一时无力开采，一直沉睡者。整风反右后，省级机关出现了大批“右派”，有些判刑劳改去了，有些还保留着公职，为了给他们一个改造的场所，省委决定让他们到这里开石膏矿来。他们没想到，两年前自己参加决定用作惩办右派的矿场，如今却为自己派上用场了。

机关矿场位于一个沙岗之南，目的是避开凛冽的朔北寒风，但是地面上你却看不见任何房子或帐篷，这里的人都钻到哪里去了呢？原来这些头脑由特殊材料构成的右派，起初住在帐篷里，帐篷几次被大风刮跑之后，财物损失惨重，便改变了生活方式，他们挖了地窖（称地窝子），人都住到地下去了。地窝子很安全，从一条狭窄隧道下去之后，便进入一个长方形房间，里面很暖和，光线暗些，但勉强还可以看书报，原来他们的屋顶用沙土覆盖后，留有玻璃天窗，天窗被风沙埋了再清理便是了。

这里没有地名，对外称“机关矿场”。机关矿场的标志就是那根高高的竿子，竹竿顶上有个天线圈，用来接收无线电广播，这便是机关矿场场部所在了。场长及管理人员都是公安干部。

离机关矿场不远处，有个炮兵部队也在开矿，这个部队是从朝鲜撤回来的，现时他们的任务不是屯田，而是屯矿。在山里较远处，还有隆隆的钻机声，那里住着地质勘探队。这是唯一的两个常住单位，但是互相没有往来。



焦大年他们的到来，给机关矿场带来一些骚动。起床后便拿着碗筷到一处隧道口排队的人们，发现地上坐着这么多新移民，莫不感到惊诧。新移民一个个坐在自己的铺盖卷上，也用新奇的目光注视着这批沙漠的老移民，互相都感到新鲜。消息很快便在矿场传开了：省委焦书记和省人大黄主任也到石膏矿来了。真是个大号外！

这些新老移民之中，好些都是互相认识的人，早来的有省委、省政府中打成右派的干部，有大学的教授，后到的则全是各方面的领导。有些老移民想向新移民问声好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害怕打招呼有被误会幸灾乐祸之嫌，因此都装作路人一般。

机关矿场还来不及为贵宾们准备“房子”，因此新移民都住在临时帐篷里。场部决定为他们挖几间地窝子，但是黄海波坚决反对，他说：“不用挖了，我们是临时来住几天的。”

这句话有些见外，无形中为新老移民间留下一道心理隔阂：一部分是永久的，一部分是临时的。

但是现实生活并不像黄海波的想法那样简单，相反，生活告诉他们，劳动将是长期的。把独臂将军整来矿山，本身就是一种玩笑，黄海波根本不能劳动，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惩罚罢了。机关矿场当然也不好安排他劳动任务，只叫他负责管理一下工具。而这里的工具是不用管理的，下班后所有的工具都扔在矿场上，从来不曾遗失过，沙漠里最大的优点是没有小偷，这是个真正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的地方。

黄海波每天的工作只是四处游动，从这个矿场走到那个矿场，因为无固定岗位，人称“机动饭票”。（当时机关食堂每顿饭票都是印定日期的，每月只有几张餐票可以机动。）一天，机动饭票接到任务，要他留家看守老营。



沙漠里的风沙是很有规律的，太阳晒了一天之后，气温升高了，气压变低了，第二天肯定要刮风的，气温升得越高，气压越低，风力便越大。因为昨天晒得厉害了，今天要刮大风，场部叫他看守帐篷，他一点不敢游动，早饭后便定定地守在家里，还挨家挨户把每一座棉帐篷的门绑死了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天色越来越黄，越黄越暗，从北方吹来的寒风起初很弱，逐渐变强，中午过后，便卷起狂风，狂风把沙土卷上天空，漫天飞扬，霎时变得天昏地暗，黄海波虽然戴着风镜，但在外面无法停留，便钻进帐篷里去。那棉帐篷虽然四角用木桩固定了的，下边还用沙土埋了，但是因为风力太大，一阵砰砰啪啪，便将帐篷掀起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还没等黄海波醒过来，帐篷拔地而起，已经迎风飘扬，帐篷内没捆好的被褥行李不翼而飞，脸盆滚得如车轮一般，他拼命追赶，一个也没逮住，几分钟之内，几个帐篷便被洗劫一空。独臂将军徒呼奈何……

这次风暴之后，临时居民不得不打入地下，融进永久居民中间去了。于是新老移民打成了一片。

“右派”与“右倾”本是一对孪生兄弟，区别只不过是先坠地罢了。如今同居一室，也就不分彼此。场部原来按宿舍分班，如今每屋住进 20 多人，班变为排，像木板镶成的棚，睡下去后谁也别想再翻身，如要翻身必须用力一挺，把全排人都撬起来。

黄海波与焦大年分到一个班，同屋的右派多是省内的知名人士，有几个是民主党派的领袖，有的是厅局级干部，有几个是大学的教授，其中王作石和林雪眠更是全国知名的教授，济济一堂，其乐融融。当然也不乏性格内向，如王教授这样忧愁风雨的人物。



开矿是特重体力劳动，先得将地表泥土清掉，然后人工打眼爆破，爆破后再用钢钎将石膏块撬起，太大块的还要用铁锤破碎，才能搬走。这种工作只能由年轻力壮的来干。焦大年和几个年老体弱的教授被分配在后勤组，每天负责打柴。

沙漠里打柴是最容易也是最难的活。所谓打柴，就是打骆驼草，这是沙漠里唯一的植被，它是一种极耐干旱的植物，每棵只有脸盆那么大，那卷柏般的灰绿色的叶子只含极少的水分，砍下来便能当干柴一般燃烧。骆驼草之所以能耐干旱，主要是因为它只有一根扎得很深的根。说打柴容易是因为一镢头便能把它连根刨出来。说打柴困难是因为骆驼草稀少，生得极其分散，有时相隔百十米才有一棵，一担柴要刨一百几十棵，收集起来便要走很多的路。打柴是很残忍的生态破坏，本来就很稀少的骆驼草被刨之后，可怜的地面便永远没有植被了。

附近的骆驼草刨光了，打柴便越打越远。一天焦大年和王作石、林雪眠教授一起出去打柴，走了十多里路，每人只收获七八斤的骆驼草，心里有些着急，场部虽然没有规定他们的劳动定额，但他们觉得打柴太少无颜见江东父老，便决定继续前进。

三人都是世界级的教授，焦大年是柏林大学的双料博士，王作石头上戴着美、英两所大学的方帽子，林雪眠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时就是出名的青年记者，如今为了一个相同又不相同的原因走到一起来了。

焦大年有几十年的党性约束，平时很少开口；王作石因为历史包袱太重不敢说话；只有林雪眠这个乐天派无所顾忌，他每天都有说有笑，不叫累不叫苦，有时来个幽默，有时来个怀古，有时背诵李白，有时吟诵杜甫，现在见大家寂寞，又吟起杜甫怀念李白的诗句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”来。

王作石知道这是对自己的同情和慨叹，诸“君子”中其余的“君子”都当上了共和国的高官，唯独他落得这般凄惨，顿觉无限心酸，他低下头去，悄声把杜甫的原诗吟道：“孰云网恢恢，将老身反累。”

焦大年是对王作石案情了解的人，王作石因1941年代“救国会”起草那封《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》，反对苏联在苏日条约中承认伪满州国的立场，而被打成反苏反共的老手，的确是个大冤案。焦大年的遭遇与王教授有些相似，1927年他从柏林经莫斯科回国时，王明要他表明对斯大林大清洗的态度，他拒绝了，后来档案袋里便装进了不知什么材料，使他苦了一辈子。老实说，他对斯大林是早有看法的，在柏林大学时，整个德国都在议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，斯大林为了打倒这位十月革命的总指挥、列宁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可能的接班人，使用了最卑鄙的阴谋，把托洛茨基整倒了。之后又接连把十月革命的其他领袖消灭光。此后十年，斯大林用暴力推行合作化，杀掉了两千万农民，直至二战爆发前夕，都在致力大清洗，国防部长及海陆空三军司令以下的中高级军官几乎被杀光了，他屠杀的革命干部数百万。站在历史的角度看，斯大林的法西斯统治绝不比希特勒的法西斯好些，尽管大家都以社会主义相标榜。斯大林的对外扩张也绝不比日本军国主义善良些，他不但把外蒙古从中国割出去了，还和日本签订条约，以承认伪满州国为条件换取日本对蒙古的承认。共产党口口声声喊抗日，但在这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却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，只有王作石和“救国会”的领袖们敢写《致斯大林的公开信》，结果还要背上反苏反共的罪名，蒙受千古奇冤！

省委批准王作石右派的时候，焦大年是举了手的，后来虽然省委知道中央统战部对王作石的历史结论已有改变，但是省



委已经作了决定，而且发动了全省的批判，为了维护党的威信，王教授的问题只好将错就错了。想到这里，焦大年非常内疚。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？民主集中制，一切都是第一把手说了算，他一个人能起什么作用呢？尽管他对王教授的案情了解，心中充满同情，口里却不能说出来，只好用杜甫的诗句安慰道：“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！”

然而说出这句话之后，焦大年又觉得不是味道，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，都不敢主持正义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周总理明明是为王教授平了反的，为什么不出来说句公道话？他若能站出来说一句“当年你们救国会那封信是对的”，王教授或许不再蒙冤。但是总理又怎能这样做啊，当年代表中共向“救国会”施压，要他们把公开信收回去的就是他。当时有些人一听就退出救国会了，他们有骨气，他们对了，我们错了，但是共产党怎能去认错？人家是民族英雄，我们扮的是什么角色！况且，反右运动已经如火如荼，谁敢站到对立面去为右派说情？愚蠢地去惹火上身？庐山会议是个教训，彭德怀本来是正确的，张闻天、黄克诚只不过说了句公道话，便被打成军事俱乐部成员了。这些情况都说明一个真理，政治斗争是不能讲公道话的，政治是最没有原则的东西，难怪人家说它是个妓女了。

焦大年越想越不快，他的安慰反招来自己的烦恼，在对待昆大郑维汉校长的问题上，在对待省内一批民主党派领袖的问题上，他哪一次不是举手通过划他们的右派呢！他不敢主持公道，反而要找理由原谅自己，还要假惺惺地安慰他们，只能说明自己人格的低下。想到这里，他感到羞愧，作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，在道德人格上，他远在一个王教授之下啊！

焦大年看见林雪眠教授的乐观幽默，又想起当年在晋察冀边区时的情景。那是个红柿挂满枝头的季节，一个秋阳照暖山



头的下午，一位从抗战陪都重庆跑出来的饥寒交迫的记者，越过千山万水，风尘扑扑到达前线来了，他就是因在报纸上揭露国民党当局黑暗腐败而被通缉的记者林雪眠。焦大年知道林雪眠的到来，他代表边区政府走出村头亲自欢迎这位著名的新闻战士。

“终于找到你们啦！我梦魂牵绕的晋察冀！”才看清人影，远远便传来林雪眠乐观豪爽的声音。焦大年赶紧上前迎候，通报姓名，他们从来不曾谋面，但却是一见如故，他握着林雪眠的手热烈而亲切地说：

“辛苦了，英勇无畏的战士！边区人民欢迎你啊！”

林雪眠被欢迎人群的情绪感染了，含着泪花和人们一一握手。焦大年看见他走得腿有些拐了，心痛地问道：“怎么有马不骑，牵着它走路呢？”

“你看我这么高大的个子，它受得了吗？”原来林雪眠进入解放区之后，地方政府雇了一匹马给他代步的，可是他一路上只牵着马步行，他个子魁梧，生怕把马压坏了。

在当晚边区政府举行的欢迎晚会上，焦大年介绍了林雪眠的战斗经历和在新闻战线上的光辉业绩，还专门朗读了重庆报刊上刊登的《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》等文章，他的文章篇篇都是致敌于死命的匕首和投枪，会场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。

从此，林雪眠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一直战斗到日本投降，抗战胜利了，他又奔赴和谈和反内战的前线——南京和上海，继续揭露国民党的黑暗腐败和内战阴谋。解放后，他服从组织安排，到昆仑大学来了。

林雪眠被昆大打成右派，他焦大年不好干预，他能出面为老战友讲话求情吗？现在两人竟走到一起来了，真不知是前世什么因缘！





林雪眠个子高大，曾和其他右派一起编在开矿队的，但也因为他饭量太大了，每天一斤二两粮根本不得饱，后来减为一斤，一斤减为八两之后，他便开始消瘦，继而开始水肿，场部只得让他参加打柴。他从不对人诉苦，每天照样有说有笑。

粮食定量减少之后，大家体质迅速下降，焦大年的身体也很不好，一天天瘦弱下去，但还得天天出勤打柴。

打柴不但要走很远的路，还要挑着柴往回走。他们也许是技术不过关，把骆驼草捆成两个圆球，悬挂在长柄镢头的两端，走起路来便晃晃荡荡，挑担的人象扭秧歌一般。尽管三人都是世界级教授，想了很多办法，但都不太灵验。最后是王教授见多识广，他想起家乡江西老表的挑柴方法，是用一根两头尖的柴枪穿着挑的，这样就不会晃荡了，大家恍然大悟，都说这个方法好，但是沙漠里到哪里去找两头尖的柴枪呢？

今天他们走得太远了，往回走时还看见行将熄灭的炭火般的太阳在地平线上，转眼间便沉下去了。本来就没有一点地物的沙漠，夜幕下便根本无法辨路了。焦大年是晓得利用北斗星判别方向的，但是暮霭沉沉，连北斗星也不知隐到哪儿去了。他们挑着柴晃晃荡荡，又累又饿，在荒原上没有方向，越走越着急，越急越沉重，最后干脆扔掉柴草，扛着镢头摸索前行。但是哪里是他们的家？白天还可以看见场部那根天线竿子，现在是什么标志也没有了！

荒漠里迷路是最可怕的，不但无法问路，还有野狼的出没，随时都有遇袭的危险。三位博士个个扛着镢头，高度警惕地行进着。幸亏林雪眠是个老烟民，随身带着火柴，他说：“你们不要害怕，据说野狼怕火光的，我有办法对付。”说着便划着两根火柴，果然大家壮了些胆。但是不久火柴也划完了，大家又回复到先前的恐惧中。